

古文選

卷之三



簡齋先生文選卷之三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雲麓甫編輯

毘陵惲于邁涵萬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全較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序

保定巡撫蓬玄張老師疏草序

昔夫子司李廣平某以諸生問字竊聞之與子言孝與弟言弟與長上言慈與國人言忠愛數年之內上

下信之去則思慕之蓋至復來撫我而喜可知也乃
今之時勢則難於昔者百倍矣遼陽失守賦役繁多
畿輔之地首衝力首瘁財首竭而人心亦首動搖獨
以昔之信夫子者信今日之必生全休息底定我也
故鄒勝之變震鄰剝牀武邑景州之孽揭竿樹幟而
百姓無從亂之意雖有蠢動旋就戢寧語云信而後
勞其民以此知弭盜定難非可以智術從事矣今其
疏稿具在皆入告之言也而皆生全休息底定之事
也嘗讀陳情表想見李令伯之奉養無餘力讀前後

出師表想見武侯之忠愛無遺政彼其傳流至今猶
能使人感動咨嗟興起忠孝者先有至誠惻怛之意
積於平時貫於行事斷不在區區詞章之末也今合
讀請增兵餉緩徵災傷諸疏而恤民衛國之槩可以
想見合讀糾劾保留諸疏而興利除害之畧可以想
見合讀妖賊蕩平擒獲妖首諸疏而迅雷之威拔本
之計可以想見合讀辭加副都與自陳諸疏而泣罪
之仁匪躬之義可以想見故畿輔之困居天下先而
畿輔之康不居天下後者此疏之以也蜀在漢末其

地獨小而征繕無虛日慮應敵之不暇又何敵之敢
求武侯凡六出師向中原而民不稱虐徒以二表能
信於民也民信之矣所以足食所以足兵長上言慈
國人言忠愛矣遠左未平有如合天下之力獎帥三
軍以攘除之易於蜀漢者亦且百倍故欲合刻諸疏
以告天下

送趙芝庭邑父母入覲序

歲乙丑當大計天下吏吏以甲子冬入京師公令曲
周五年於茲矣賢應受上知不次擢用又俸久當不
復來小人恤恤如有所忘君子皇皇不知所致謂某
曰子知公之於邑必知公之於天下也其言衆人之
所欲言與其所當言以要諸父夫某則何足以知公
然近取譬天下皆邑也而今之治天下不如公之治
邑也今天下財亦殫矣所求乎節而用加侈公則以
其邑儉民亦疲矣所求乎息而勞弗已公則以其邑

康賞不知勸何功之能成公則意之所是邑弗敢惰也罰不知懲何罪之能威公則色之所怒邑弗敢犯也導之弗行禁之弗止權輕不能使也公何令而邑不遵中或格之外或冒之惠窮不能霑也公何施而邑不暨名若設而法廢人孰與守公之邑乃無弗伸之律文取具而實亾事孰與立公之邑乃無弗收之利士不得其養卽庠序皆虛公實以無斲成邑譽髦兵不得其訓卽行伍爲厲公實以折衝寄邑井牧夫方則已効藥皆對症用此于天下受病雖深知必有

起色矣天子軫念民瘼求賢若渴端以公爲耳目臣使言宰職卿貳得失以襄聖政某與諸君子謳歌太平之不暇又何言哉雖然持議與任事幼主與長君異處興朝與紛世又異言無益於任猶無言也幼主易猜而輕信猜不可嘗信不可恃知將安從乎欲定紛于一言出而佐之紛寡言難多言又難此天下與一邑不同度而期功也是故積誠要信貞義建標訐謀必成通權合變以渙小羣而集衆思其于朝廷今日耳目之臣乃庶幾乎噫區宇之內用兵者幾

水旱者幾嘯聚寇犯朝撲暮起大小臣工誠以杞人之憂雪長沙之涕揀患猶恐不及尚堪分門角戶插棘編籬無已時耶岌乎殆哉惜無以此言正告之者顧他人不能告惟公能告之何也服人在行動衆在德公行高而人慕德立而衆感故知公之于邑卽知公之于天下也諸君子識之其言當驗不必其久矣是用宣諸祖帳以代甘棠之詠

王劬慕老師奏最序

今上綜核名實簡郡邑循良錫之休命公以癸丑成進士是歲仲秋分符來治我曲今年報政考最上綸綍新焉命下之日謳歌載道忭舞滿前曰公之能得君也能顯親也余從童叟之後樂觀盛事進而稱賀於庭退而更嘆公之能得民也蓋綰綬花封若若而臨者三年無過例得徼朝廷恩寵若猶冒也不足爲榮且滋之愧是循良不患不得褒嘉之典褒嘉之典乃患不得循良抑大君之命有時不足重臣子百姓

之口反足爲長吏之光也何哉名之出於上者虛政
之被於民者實耳自公治曲以來土地林木若增茂
美川流若增濶澤城益而壯池益而深問何強之弗
戢何柔之弗懷何滯之弗疏何勞之弗理未嘗有也
文章儂巧爲世道憂惟此時爲然曲人士反淺而淳
以公之教齊魯大饑盜賊充牣隣國震驚士大夫庶
民恃公無恐旱蝗害稼重之以疫大河而北囂然不
知有生之樂我曲保有寧宇活於粥者十七活於藥
者十三誰實賜之哉百姓不能忘情於公久矣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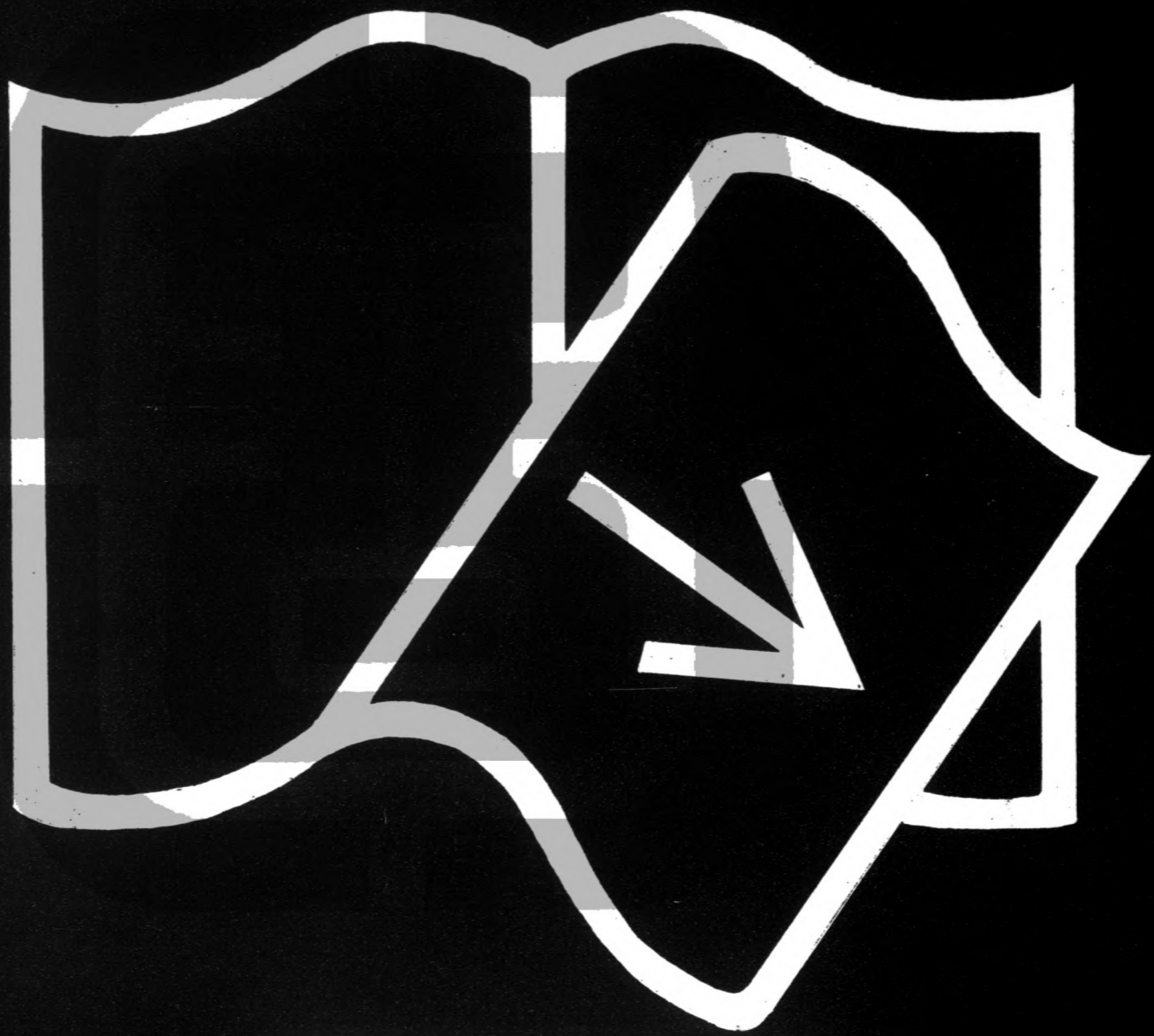
知所以報公願借紫泥之書一快蒼生之意而今乃
得遂其私矣乎故得此於君則民情鬯得此於民卽
國典榮焉抑聞公之大人篤行好學志在三代皇虞
不獲大售以老長公以今歲登第捧檄聊城受命之
日正當公報政之日聊城去我曲二百里而近花色
相映琴韻相聞前人之志此又其一大慰矣斯舉也
民以君恩稱快於公君爲斯民隆報於親公以親志
實寃於民卽以君恩還報於親且貽謀於子子又將
互效於君民父祖無窮期也不亦休乎噫爲政者欲

三代則三代欲皇虞則皇虞民戴君賞後先賴之又奚取乎冒也

大金吾張更生先生七十序

語有之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必劍廢齒吻形容伯樂不能必馬若夫水擊鴻鵠陸斷兕虎授車就駕而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鈍利而駑良此所謂知有用之用者也彼輪囷離奇以不材考夫天年此以竟稱曰無用則可耳無用奚用乎爾秦人之銷金也無何而竿代之其焚書也未幾而漢不馬上治也彼第任其材之自置於廢去熏轅盪滅奄忽之鄉以爲無所用之而不知

其精氣之返而莫測所從羣龍無首而變化藏焉其發也如稿振而用物也宏長而不能以控揣也故道德之意居於退損而利器不可以示人其旨深且遠嘗以是論功名及細大壽命之際蓋決者至衆焉矣吾里有張更生先生者固世之所未能測者也張先生以大金吾爲天子掌宮殿掖門大夫郎謁者以次相屬期門羽林屯衛士於周垣下署居禁門諸郎吏一切無法者以代上治最顯榮矣而望之恂恂若處士就而庇之謾謾松下風如未嘗貴顯者今年春秋登七十矣而貌若童子意氣雲蒸而霞蔚焉余之所不能測者何也先生旣藉其先大夫蔭有所不屑去而由武科起家倜儻好義任天下之事批卻導欵多石畫而天資故尚敦大不鈎摭刻深亦弗願以殊尤絕跡繩人人便之矣僖廟時旣爲衛尉治兵會中貴魏方獨擅縮事其勢傾人主諸士大夫逆而折之一一文致以誹謗抵罪諸吏民重足側目不寒而栗而魏用事將軍某者同事偶所不當輒治其罪與廷中貴等先生適以他事得罪於將軍某人謂先生公



P9

以此無類矣以其將軍而螫公公其委肉而投餓虎之蹊乎先生怡然赴詔獄中數數窮治竟以先生前時治兵舉白徒因漁少府金錢飽溪壑以成爰書卒不可得狀而坐疑案垂一年上龍飛魏敗先生居然歷仕抵今官也夫先生而容容默默以詭取一日之福當是時黠黷貴幸足耳奚以幾不脫於虎口其不脫於虎口又如髮非有沉深無可見端以示南山之隙與相掌距卽摘觸而中之先生不貴之軀雖會有天幸可若是其幾也哉先生固未嘗絕穎去智走蕭

張太翁九十序

堂邑侯之父邑侯名春

余從單汝明霍爾有謁蓬玄先生道出堂邑見其村落保聚田壤易柔老幼悅安相與嘆異夫非饑饉之餘乎而無憔悴之色也及接其大夫坦夷直諒心見於口而肅然不可狎暱之意如對巉巖如行霜雪中如臨澄潭而挹皓月則又嘆異治非近世之治人非近世之人也亟爲蓬玄先生道之且爲邑人賀賢父母先生曰恐未足以盡大夫也他人清者多不能惠惠者多不能靖矯飾者多不能久大夫嚴關西之知

高懸魚留犢之節邑中有饑若已饑之至出其簪珥
佐民襦袴饗殮之計生死而肉骨者數萬家民忍饑
待哺路不拾遺卽他邑有盜入堂邑之境無不立獲
卽他邑盜就堂邑首告而獲者數百十人邑之大猾
相倚爲奸從來莫敢誰何大夫去之如農去莠農有
不治之田大夫勸之治訓民勤儉孝友率以身爲鵠
三年於茲未嘗一語欺人一法假人一事寃人一錢
一穀累人雖古循良傳中如大夫者幾人哉則益嘆
異大夫之果不可及也旋而更悟縱談生平闢異端

扶正學皆有定見定力曰此童而聞之過庭者因出
許繩菴公所述仁壽續卷讀之則轉歎異夫作述之
道孝慈之相成遠哉時大夫奏最其大人封爵如大
夫紀年九十有冊徵余三人詩爲大人壽汝明爾有
使余告大夫曰天道福善善人可以役使鬼神大夫
有成言矣人第不欲爲耳欲黃虞則黃虞欲三代則
三代朝廷日取貪吏曠官而罰之不能禁人之貪曠
又安能禁人爲黃虞三代乎禪家惑世動云因果修
得見在便知報應噫此可以想見大人之於天下與

太翁之食報於大夫大夫安得不股肱盛世太翁安得不八千春秋也

少岡卿米仲詔先生配陸淑人節烈序

自昔文章之哲多不待年淑懿之媿率難偕老蓋造物畏洩其秘人理忌擅其全自古及今而能著並美於一門者烏有也吾友米仲詔氏以旗鼓壇坵申雅道於中興而又虛體傾素延納如流海內之並駕角勝與夫見一斑諳一技者雲蒸雷應皆盟於洄水之上而奉盤血以從慶陽後先之符於茲益盛雖吾道有合文章有靈奏名太常以來凡三仕爲令尹以及計曹繕部叅知廉訪於江浙之間所至無不樹善政

著異聲然而顯晦升沉閱歷畧盡文章九命固其宜也晚以忤權璫幾罹不測避譬江左黥黥不能成權乃大道之行欲明而先晦聖明在御甫得奉詔以旋舊廬拜君爲二岡卿治事勲寺予實有和衷聲氣之義焉方將控神駿和鹽梅以馳驟調劑爲功乃神明未衰圖史無恙而龍門星隕泣然不知涕泗之無從矣其配陸淑人少厲靈粹服膺道教方以宗伯巨源事其夫子相與脫簪珥治絲枲爲丹鉛賓客之費凡數十年如一日焉仲詔之逝也淑人哭之哀竟一慟

氣絕而不能起異哉蓋慷慨激烈神意都盡而有此耳男子勢有所至率爾逡巡雖愛生而操不存緩死而行不立亦有抗節明義淑慎其身事與心違勉行而失真境未有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淑人深居壺閣寧異河源目不見傳記之書耳不聞今古之說固稟自海嶽毓自性真良由忠貞之感已深刑于之積有素以故精誠昭格可與天通默應神偕卽淑人亦不自知矣予攷之史氏得聞淑人上世事曰漢陸續仕郡戶曹以楚王英事波及詣洛陽詔獄掠拷無

完膚辭色慷慨自若得母遺餉悲泣不自勝使者白
上得赦歸陸康爲太守李肅舉孝廉肅後坐事康爲
營殯還其鄉世稱義烈出守多惠政後死壽春之難
朝廷嘉其節拜子爲郎中若士衡臨終達言神色自
若士雲同兄併命大風折木淑人於生死節義之際
甘之如飴尚亦卓有祖風不但克明婦德已也聖主
徵采令善激揚貞風蓋以振代法古之賢值比德齊
年之配榮名各得上壽同歸予所致慨於待年並老
者蓋難之矣易稱乾之保合坤之無疆皆以道也非
遊於文章道德忠貞義烈之門者其孰能當此乎

聶澹心詩序

澹心與余筆硯交三十年矣當時社中友澹心最少
每上下古今人物世運以及經書疑義飲條煩簡無
不以澹心爲祭酒澹心先余舉者十五年謂余曰我
輩功名有數著作不朽揚扆風雅以存吾黨期相與
勉圖焉余漫應亦漫爲之會落宦海日益遠于斯道
卽偶一拈弄寄興而已今年澹心差旋過里余亦家
居社中二三兄弟尋盟詩酒故多牢騷不平之感問
所著作幾何澹心出月支在還諸詩兼述途中所見

乃極懽大醉而別遂趣付諸梓人澹心慷慨有勁骨
獨行肅肅不肯一步隨人後又寡嗜好獨遊覽興長
未仕時嘗裹糧登嵩岱時時以不攜謝眺詩向華山
高處搔首問青天爲憾今西行經途歷時太華黃河
外波光峯色盡貯奚囊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余故
不論詩論其人天下有澹泊遠覽之士斯友之矣

吳于達詩序

詩自漢魏六朝至唐人始極其盛然在在得之達官
貴人而處士逸人之流孟襄陽而外不少槩見蓋其
時以詩取士達官貴人之於詩如今經生家之於八
比文字全注而衆奮焉宜其精也今經生白首帖括
困頓八比中不遑其他一行作吏僅取簿書期會之
餘力寄興偶嘗其何能善間有高自許可勒成一家
非其掛冠懸車試暮年欲盡之穎則仕宦不得意而
以其牢騷侘傺之况寄舍宮嚙微之餘者也故歷下

瑯琊諸君子外卽人矜和璧家詫隋珍或不足當中
晚唐作者之一噓獨處士逸人屏棄一切以其端精
注神之致上下古今所謂唐人之全注而衆奮者也
宜其來鬼神之通傳金石之響而亦復有至有不至
根器有雅俗結契有濃澹嗜血勢利而強作清虛灑
脫之言痛心貧窶而驕語慷慨豪邁不屑屑之槩膚
革雖在神者先去之矣則吾友于達之卓有豎立以
稱千秋不朽言無疑也于達急氣誼重然諾有古俠
烈風學儒學劍轉而學醫學詩今其醫兼長沙河間

之長子與莫逆十餘年至依以爲命居恒屬詠唱和
爲多卽不知於開元大曆諸方家何如予第以其人
意其所至的的乎風雅伎術兩稱不朽無疑也鄭宗
伯猶曰曷不一之古未有兩而精者予第見于達之
一也蓋醫者意也詩者思也優孟之爲叔敖豈能舉
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夫意思所在可以存
亾而生歿必竊竊焉衣冠以爲準而言笑舉止之爲
模正如按成方試藥石未有不顛呌欲絕者矣于達
翛然塵壒卽交游公卿間人自見其朱門我自見其

蓬戶不夷不惠泊如也所以播之聲調恬澹勁邁絕去依傍餽飭之習而的的乎與其醫稱兩不朽無疑也然則于達可以自慰矣假令于達儒而成爲達官貴人將泥首折腰車塵馬足之不暇暇醫乎暇詩乎惟少也賤乃得挾見垣一方之聰明以其照腹腸洞筋髓者端精注神於斯道以生今處士逸人之色而齊驅襄陽則吾有以信于達也于達者家世新安與子頴蓋燕市以一時臭味之雅移其家以就之者也將于達亦有以信于子也

王亦房詩序

余不知詩而喜讀詩讀他人詩或未喜而讀亦房詩無不喜未識亦房時想見其人磊落英多而篤信合寡者也旣見又喜其人余嘗言詩莫貴於真人乃更欲新夫身之所不經意之所不會安從言之舍其身之所經意之所會又安從言之言之而真人人讀之而爽然也作者之精神直可以領閱者之意想而司之契若先出於塗抹套襲心手交用之處已索然消沮乃欲人人領之而司之則何以哉漢魏之脫三百

篇而出人則謂新六朝唐宋諸人之通相脫而出人
則謂新而余第謂真也各寫其身之所經意之所會
而已所經與會有萬變則萬變而出之有歷年則歷
年而出之境一而人異人同而事異事類而情異各
隨其意各言其真尚有套襲塗抹可供人厭棄者乎
是真則未有不新者也人之喜亦房者謂新余第謂
真也未交亦房者讀其詩而亦房見未讀亦房詩者
睹其貌而詩亦見肝膽鬚眉盡在韻中嘔吟賦比卽
如寫自己之照不曾益頰上一毛也雖然難矣亦房
語余曰今人作詩文常似有一物在喉間格格不能
出者已之口不了心人誰能以心了吾之口三百篇
漢魏以至於今世隔人遐誦其言輒躍然喜者彼惟
了于心了于口耳是能自致其真者也夫僞者無論
真矣而致與不致正相萬也夫非自致其真安能以
喉間格格之物通漢唐以至于今不可埋滅也哉

南滁漫稿序

盧紫房年兄既刻杜詩胥鈔又評余詩而敘之將付梓人其自爲詩凡三刻而削稿者再嘗曰風雅一道不敢多讓人近復寄數行於余曰世灌家世稱詩先曾祖太史公有集一帙晚歲焚之不刻行先祖仕至二守好講政事之學貫串經史不甚爲詩遺滁陽漫稿一冊乃廿三歲時作至先君子則純乎酒而天放詩絕少竟一生止得二首然醉中喜誦太白詩是雖不作詩而詩意自具亦盧家之風性然也若叔父則

詩有唐聲矣惜中年奪於應酬之文未盡其才今亦存得數首併先君子二首統附於祖稿之後欲序而刻之家塾傳示子孫以見世濯稱詩之源流子其勿辭余受而卒業絕無近時佻氣亦無嘉隆間格套語蓋天多而人少性情用而世習未嘗染也於時爲春於日爲朝於瓜爲甍清明盛長紫房不得不受其灌注而引長之矣昔魏殿前鐘不扣自鳴張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銅出於山鑄爲鐘幾千里外猶能應之况人乎鄭師文鼓琴當春而叩商絃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冬而叩徵絃陽光熾烈堅冰忽散聲氣之感能使四時無令况祖孫父子一脉相承者乎紫房固曰稱詩有源也酒德之頌亦庶幾乎式穀之似德水之上代有哲人余不得不慨慕盧家繩其祖武顯明世德余不得不心折紫房顧下一轉語曰太史公文章是其官職顧何以焚詩不刻貫串經史不以供騷賦之用而專力於政事其視詩直寄焉耳紫房之論子美曰謂爲詩人可謂爲古大臣可以古大臣降而行詩人之事當爲子美傷不忍言子

美好子美自言亦曰甫也南北人久遭詩酒汚然則
續述之道曾孫之篤所以紹前休而啓後人者紫房
何遵焉

木里送盧雨若詩序

已未春雨若別余歸雄談快飲意氣適上若不知有
下第事然張勉庸姜神超是日纔識雨若作詩送之
勉庸篤于朋友驟苦離別語沉而神悴神超襟期澹
蕩情詞飄舉聞東師失律慨然有處仲擊唾壺意別
忽數年余得假休沐卜居城隅起屋數楹題曰踵息
置圖史醫卜諸書與吳于達分韻檢方以消暇日勉
庸善病病輒過余兩人語語未嘗不雨若神超也已
聞神超叅孫樞相軍事曰快哉竹帛固在第一寫其

磊塊不平之氣是着先鞭矣雨若去此三百里而近
徒向雙魚腹中尋消息誰能堪此悶相思余出雨若
發願文斷葷戒酒字字風霜勉庸頓足曰教我矣然
冰玉之骨苗苗之神將無不似向時燕邸近日夢中
耶次日而雨若至于達傾蓋懽若平生勉庸疾走相
視挑燈促膝夜分不能別余深念雨若病又遠來勞
頓節談散去此後無日不晤無日不談雜及詩文畫
奕經歷霜月陰晴機鋒互映謔笑俱遠踵息齋頭疑
有星聚雨若以于達藥餌漸強飲食居甫二十日馬

首且東曰念母心動不可以留然而離思填臆何以
慰之于達曰聚之有散如呼必有吸兩人何日不曰
神超神超而千里從戎六年斷雁異日功成豈更以
相思兩字換却麒麟閣上圖像耶敬仲東山非可久
臥雨若勉庸飛鳴指日方將使于四方誰能寤言一
室若夫枕流漱石賣藥讀書則不佞儀無用於世者
事耳而小人有母遠隔一天惟疾之憂時屢念慮二
君子或同此心願言珍攝以永良圖余曰善各賦短
章識別因述數言以爲弁

寧澹齋全集序

此余師坭阜先生遺稿也余嚮習帖括便誦法先生
制舉義如航海然望爲斗極迨倖廁先生藥籠釋褐
官部曹遂朝夕登堂炙餘輝聆緒屑如魚處濕蜂膳
甘相習者久忘其大美之所自也今先生歿且七載
始獲卒業是編遂奉其仲君世兄獻美屬而爲之敘
曰文章經國大業古名公哲匠所以鼓吹人代黼黻
隆平須是焉藉若是而徒取品置泉石蒼葢燿雲無
當天下國家人倫物紀之用斯誠壯夫所耻或者操

戈作者之堂高睨濶步詆呵三代以下先秦兩漢六朝隋唐諸名家曰我用我法安用祖禰他人句比而字櫛爲在易有變化日新之旨顧不曰擬議之以成其變化乎夫擬之議之而變化成則先民法程何可廢也今夫詩稱律樂亦稱律樂不奸於律而後翕純皦繹之妙理成不取裁於法而才之鶩譬書者於篆籀蟲鳥曾未經彷彿遽謂凌鍾跨王奴虞隸柳日恨古人不見我也夫鬪蛇爭道之悟而師心杜撰捷得之乎彼其自謂新奇時識者已嗤其後矣先生才無所不際學無所不窺蓄厚發徐出緒餘猶足千人腹果而往往受裁於法不惜屈吾才以殉之其爲詩若文贍而莊麗而雅博大精實而粹然還宅之和平非人倫物紀弗道也非經綸理學弗詳也非左國班馬黃初大曆諸法程弗人趨而我步也今其集具在有典有則儼然先民正猶草隸楷行日新月異而篆籀之遺依然蟲鳥不知者以爲蟲鳥之遺跡也知者以爲擬議之變化而已矣所以然者先生淵源家世宗派慈湖父子兄弟自相師友每兢兢矩矱罔溢尺寸

而發爲文章符券合焉真屹乎有起衰八代胥一世
返大雅之思而天不憖遺竟令公輔之業賚志以歿
雖然德功與言三稱不朽讀先生之言想見先生之
功與先生之德和平爾雅秩乎其爲治世之音無疑
也予小子魯繪天測海不能爲左氏之玄晏庶其爲
揚子之君山乎因盥手而爲之序

鏡林制菀小引

余家漳河之側結屋讀書四面皆水晝眠乍覺潺湲
之聲到枕上題曰半舫家兄時時過督他客常數月
不一至余故得恣意吟美顧獨懶讀坊間菀間從友
人聞說佳文索讀之輒悶悶復棄去卽談文者曰奇
白平日新日古標目種種時所愈喜余所愈悶妄意
聖賢之言有本來意思言之前後內外淺深虛實復
有本等面目只憑自家手腕細細摹擬其不合者多
矣不合亦不悶百中一合便可作數日生活旣意世

人不屑爲此又高下不必中律欲求同調安可得哉
乃今讀明卿文而喜過望也明卿筆銳如錐與逸如
雲讀書致虛公所兄弟師友林池映發縱意所之無
趣不開余所執管閣閣苦在離卽之間者明卿灑然
輒合何才不才之相去遠也就我法中出我意外乃
今使我破悶爲笑矣題其稿曰鏡林是致虛公衙齋
所謂林池映發之處則亦猶余以半舫行稿之意也

宋安雅制義序

嘗怪言文者習稱左馬言詩者古則漢魏律必開元
大曆也微獨不肖卽肖矣我爲左馬漢唐誰復作我
衣冠烏履反今爲古耳目口鼻與人寫照不亦難乎
間閱名畫法書臨本其極佳者曰是可亂真真亦何
利有此亂也亂真之人亦才矣竭精斲神畢竟不可
爲真則與其僞彼何如真我冷煖自知悲懼獨暢縱
使令名不逮古人然當吾世而有不逮古人之我我
亦可以無愧矣况乎墳典不能沒左馬漢魏不能沒

李唐則左馬李唐實亦有以自存原不借古人爲重耳余初識安雅於衆中迫視覺有不同已而結社爲詩精心獨往不拾前人一字作字作畫作印章皆能自爲結束非必盡可前無古人而意已膠膠矣急索其制義讀之則高者干霄而上橫者破陣而出快軼仙子巧奪天孫孤行逾險岑寂幽深迭變層出總非嘗境今人所讓亦非古人所兼時藝所無亦未必聖賢義意所有余謂安雅真足自存雖古人可作不敢以旣陳之跡相辱矣安雅笑謂余曰驚然而短者我也更稱爲頎然而哲則不知其誰何氏之子卽視安雅而美安雅不敢認懼沒我驚然而短者也安雅貽余畫濃淡數筆常如有雲氣生其上曰余書在此詩亦在此余謂時藝亦在此真故也朝暮懸對恍恍乎驚然而短者也

曹稚子三試草序

昔李鄴侯泌年七歲以神童召對應口作方圓動靜
賦予不奇其靈根慧種敏捷風生而奇其斷制簡嚴
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如棋生棋死用智得意語令人
益以十百千言不過如此而後來人品相業亦畧相
券則夫文章之可以知人在學問富有之後不如性
靈躍露之初蓋雕殘琢極人勝而天隱澤含璞蘊天
全而神王耳予年友薇垣翁令器曹稚子者石麒麟飛
兔夙稟淵源今年甫在學詩去成童尚一歲所而三

就試輒三冠其曹偶予始謂韶年靈物直率其一往
英邁之氣卽洋洋纒纒下筆數千言度終在駢枝懸
贅間乃取其文讀之渾渾灑灑提要鉤玄非大卻大
窾之相嘗卽駉然奏刀不輕以餘地游一刃也夫元
氣之滋百卉也由根莖而芽苗而蓓蕾而爛熳迨至
爛熳時求元初芽苗之相了不可得故昔人謂牡丹
蓓蕾爲盛爛熳爲衰夫非爛熳之已衰而元氣之駉
薄也故元氣之鬱積也逾厚則其發揮也逾益大而
有力稚子其正由根莖向芽苗之日乎洛陽名花素
甲天下惟日芟夷蘊崇以益敦龐闕固之無已于以
崇本實剗浮華起江左之積衰而振開元之極盛稱
一時大手筆無疑也夫豈惟文議論多成功少今天
下邊陲廊廟大率如此稚子勉之以儒以僊不煩搗
不煩言逍遙晏笑奏中興之烈于抵掌間則予且借
三試之先資聽珊珊之異響矣

張爰平四書稿序

代

嘗謂制舉業技之最小者耳每厯識者世道之憂何故蓋羣天下才智之士束於八股文字之內攘臂見奇分道破格苟可以自異驚人視聽而奪幟先登遑問度之不信與觚之非觚哉則是羣天下才智之用凌競奮爭于八股文字之內以日趨于弊而不可返矣今夫人雖有好醜耳目口鼻猶是也非是則見者怪而却走乃若其文顧就之聖賢語意淺固可使深常固可使變小固可使大乎將議禮明農深軍旅而

典五刑亦猶是淺深惟意常變大小異形東西南北
異面乎是故夜光雖寶不可以飾顏淵之簞彘鼎雖
重不可以貯原思之粟歌舞雖樂不可以代執圭鞠
躬之勞事固有類情亦有真安取乎左馬屈宋柱下
西方之毛而益吾孔孟頰上也無亦點晴肖貌有所
未能姑旁托之以其易者自見耳余不知文則嘗以
人譬文五官端正四肢安雅別有一派清貴溫和之
氣盎溢睂宇望之而禮樂兵農穆然在中然不可名
識如玉方在璞非璧非圭非環非玦而玦環圭璧靡
不畢具戊午濫竽順天分校從闈中得爰平卷想見
其人如此喟然曰是八股文字極天下才智之士之
所凌競奮爭焉而不得而旁托以自見者至於此一
洗其習一反于正顧何嘗不奪幟先登也撒棘引見
其人如更見其文文若自寫其照然爰平今剖其璞
爲圭爲璧爲玦爲環必不至大小常變異形東西南
北異面也予有以信之矣因題其行卷俟諸將來

五言律祖小引

今夫水當其山下而波濤具木當其土中而花葉具
故卽波濤花葉而本源可遡焉乃人生而七情備五
音出各有詩也繪詞琢句流蕩披靡至於失本情而
戾元音反無詩也傷黃落者念萌蘖感耗竭者思涓
泉深心之士不得不返而遡其自始此用修肅之兩
先生慨然致意於五言律之祖也夫詩至陳隋道已
中衰唐乃變古爲律律詩之始古詩之終乎而晉宋
已有其體獨無其名則律之來遠矣律之初生又古

之漸亾乎于鱗先生曰唐亾古詩豈無見哉雖然古
未嘗亾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異代革命玉步未改
禮未嘗亾也質祖忠而忠在質文祖質而質在文彬
彬郁郁之旨可繹思也律體歷唐之初盛中晚以至
宋元皆以晉宋以來諸詩之聲調駢麗者爲祖而標
出名目獨在唐典唐實用因之道居創之功矣時王
典制比隆風雅後世相沿不復更變亦猶夫周禮之
至今存也乎又誰謂詩僅留連光景之細事而一時
取士之功令不足爲垂世之弘猷可任其波靡莫爲
之慮也若夫古詩之變不知凡幾六朝衰而轉爲律
唐之古詩又焉得比於漢魏宋元以後其失彌遠此
非可以影嚮形似求之明矣惜乎問本尋源遠追鼻
祖於三百篇之前以廻狂瀾而歸始亥之尚未見其
人也則姑以兩先生之輯具因革生息之小譜乎

杜詩胥鈔序

杜詩胥鈔者盧紫房氏所鈔杜少陵詩也曷言鈔不逮箋釋不舉評議而迥存少陵本句也曷言胥鈔身受胥史識其俎豆意也曷言乎鈔之格合草堂編年近日鹽官劉氏分體而寓編年於分體中也曷言乎鈔之律微列去留以政乎他家又灑浙乎毛髮之細以識其獨是也曷言乎鈔之志古今解少陵詩卽亾慮數十百家或逆意或剔詞爲執爲詭爲遁紫房一切芟去以待學人之叅會也蓋紫房少而有杜陵之

合沈酣其中積有歲年邇以奉養歸結草堂於河上
足不至闕若董子下帷三年不窺其園乃取少陵集
熟讀深思恍然曰古今之解少陵者自爲解耳卽進
而有解於少陵解其詩焉耳孰爲俠志孰爲仁音孰
爲道義孰爲忠愛孰爲篤交孰爲尚友孰從而逆之
孰從而別之而迥存吾少陵者斯鈔之不可已也然
則鈔詩之人與爲詩之人不伯仲埒篋不可以臆而
揣也不針芥水乳不可以強而解也而紫房累累而
晰之冥冥而達之如少陵在千載下紫房在千載上

藹然其面惘然其休戚相視莫逆其心而後分之合
之去之留之使少陵精神更出色澤倍新覺有少陵
不可無胥鈔也噫紫房於少陵深矣余乃更淺言之
少陵詩靡所不有有爽徹胸臆淨洗鉛華亭亭獨舉
者有包舉萬物勾稽典麗八音奏而五采錯者有和
邕渾噩佩玉鳴裳聲容都雅者有危側嶮巖歷落縱
橫如奔濤轟雷斷絃裂帛者有托言寄興遠致近含
驟而卽之莫見形似者有直紀世變如史傳紀論曲
盡描畫者上之而漢魏六朝初盛罔不備於少陵卽

下之而中晚宋元少陵集中隱隱具一種變相茲少陵所以爲大與武乃曰少陵之詩詎其有中晚有宋元政不知當日入少陵手何以絕無下格惟學少陵之詩不學少陵之學故少陵而中晚也者非少陵也少陵而宋元也者非少陵也讀胥鈔者凜乎有戒心焉則胥鈔愈不可已矣

宋元類書序

學者習而不察往往以辭害意不特說詩爲然人有恒言皆曰兩漢三唐而下無觀言詩文也時文與時高下時丁宋元格若漸卑氣若漸弱戒人無觀匪謂宋元以來之人之事之物無足取而觀覽也從古至今同此宇宙同此人倫同此事物樂聞快覩何代無之非獨豐於古而嗇於今也分羣聚類之書種種行世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倫事物幾可汗牛莫不包羅今古近代俞安期氏集四家之大成而爲

唐類函天下耳視之夫囿其目於墻面遂使李唐而後殊材不登於棟樑異味不薦於俎豆嗟乎春秋朝暮固難於語寧獨夏蟲蟬然哉吾友某林下閉關博綜載籍故其胸中奄有千古而欲爲醢雞發未季之覆於是纂輯宋元以來凡人代之事理物情或以類聚或以羣分總若干卷命其篇曰宋元類書蓋至是而遺海明珠無之而不呈於席上其用志大而爲力勤矣余因是而竊窺見其著書之微焉易之爲書也曰八索書之爲書也曰九丘八卦之情知之若索

所以道陰陽陰陽者世運之隆替也九州之情聚之若丘所以道政事政事者教化之得失也夫隆替得失代之所時有然李唐之前去吾世遠而勸懲不易去吾世近莫若宋元之際而親切著明其爲勸懲也不難類宋元者其有憂患乎其具有丘索之遺意乎余又因是而竊怪夫置宋元於不錄者焉嘉隆間有英雄而爲欺人之語者動輒指斥眉山父子末學後生藉爲口實非毀宋儒至於今而伊洛諸公卒無容足之地不第眉山氏也余每蒐宋元人撰述雖小篇

短帙出於不甚著名者之手莫不各擅厥長必有可
觀不若今人之率意苟作取天下笑何謂宋元無文
吾友之類此書豈唯寓勸懲從此攻古者於宋元得
未曾有固天地間必不可少之書也

王劬慕先生諸子纂序

文章之道作者難矣識者之難更甚況從而揀擇取
舍之此其人之目力腕力必皆數倍于作者何也古
人出一生之攻苦一往之精神僅乃以數行文字聽
是非存滅于不可知之世數人心豈猶有姑未竭之
心思多見長而微露短庶幾乎後來者之恕我則器
有域技有止目不可聞而耳不兼視也以今觀於鴻
烈諸篇創矣而僻廣矣而雜極玄者不免於誕或之
其所繪而瀉焉卽謂諸子非道之統然不可謂非文

章之家也文章之關乎世數人心固已大矣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况乎詖淫邪遁之詞後知後覺將致
力焉誰有婆心能自己已若夫去其僻創乃著去其
雜廣乃清存其玄以不誕救其繪以不漓如施準繩
於木如置棼絲以經綸如提三尺而別善惡浣濯生
塵之面目隄防久漬之波濤有造乎古之人而作程
于今之世其有功文章之道又豈小哉王夫子治曲
之暇出其素所纂淮南諸家言授曲人士張勉庸校
而行之寄謂余曰是輯也于制爲義于德爲成于教
爲忠于澤爲仁猶是諸子之文章乎哉而夫子之文
章也已矣余復之曰是猶諸子之文章也得夫子而
益彰耳夫子之文章煥乎在漳河之上者諸子無是
也

論

自任天下之重論

聖人乘時立業一往輒收取天下而運之如運于掌
斷乎非卒辦矣乃機會尚在後來遭逢未可遙卜雖
欲爲天下何道而可豫操蓋有自焉入天下之中又
出天下之外持于窮居之日貞于大行之後自大天
下小自有權天下隨之而轉焉然後可以使天下可
以使天下然後可以任天下天下雖重自固有以勝
之也乃論伊尹者曰以堯舜爲任故說湯而伐夏救

民此猶未明乎自之說也形不相假性不相借人人有自矣上下異位舟車宜用處處有自矣日月代明呼吸代運時時有自矣安取乎摹肖在哲比擬前修綴故爲新認人作已哉堯舜有自尹亦有自尹非以堯舜爲堯舜乃自爲堯舜自爲堯舜乃能使君爲堯舜嘗觀堯舜使禹治水稷教稼契爲司徒皋陶爲士如臂使指君實有權足以使之也至使舜禹爲天子亦復如是二聖人豈不顧其任而脫手贈人不啻敝屣正惟天下重故與天下輕自重于天下故以天下

與人易所謂天下隨之而轉也尹以桀之天下與湯是使湯爲堯舜也以已之天下與人斯已難矣况取人之天下與人而揖讓征誅之迹皆所不求挹彼置此如舉毫髮此其精神之包籠力量之幹旋充然有餘堯舜君臣順逆之嫌皆所不避而後獨有一尹而已先知先覺啓聾聵以笙鏞撲紈抹焚渥焦爛以膏澤豈僅僅餽糟于唐虞之野獻媚于精一之堂者所能勝耶至于嗣王不惠復可取商之天下而俟之克終允德復可舉湯之天下而與之是太甲不爲朱均

者又惟尹使之也湯非尹不過與韋顧昆吾輩浮沉
溷濁付之無可奈何太甲非尹抑誰保商之再傳不
轉爲夏之末禩乎尹之一身所係如此宜乎天下隨
之而轉勝其任而有餘也或曰聖人亦爲其所得爲
者耳成敗利鈍姑聽異日而無心若然則湯苟不得
之南巢尚可爲救民之令主太甲不悔于桐宮尹將
遂攝以終身抑可仍付天下于顛覆之嗣也耶聖人
有不然而必不舉焉堯舜不能使朱均爲舜禹故寧
以天下與舜禹尹不能使桀爲堯舜故寧以天下與

湯舜禹不能使朱均爲堯舜故寧避之河南陽城尹
能使太甲不爲朱均故寧處之桐宮譬如大匠斂手
靜默而柏臺之雲構嶠谷之奇觀了然成畫於胸中
則所謂壯麗千重雄標萬仞固不待運斤成風時而
後具也噫不鳥革翬飛不成其爲大匠而舍斧斲繩
墨之大匠又安所得鳥革翬飛之大匠哉然則南巢
放伐之尹總無加於一介不取與之尹而囂然自樂
之尹所以爲吾身親見之尹前後異遭今昔一自宇
宙在手造化生心故曰自任天下之重也自勝其重

而後謂之任不勝何以謂任匪自又誰勝焉雖然堯
舜有天下者也有故不得不任湯聘未至則尹一莘
野耕夫耳所謂鄉鄰有鬪可以閉戶之時也嗟嗟隱
居求志與煙霞痼瘼之分正在此萬民荼毒四海如
焚尹如以隴畝之身苟且偷一日之逸此向者許由
巢父所甘心焉豈堯舜之道乎顏子不改其樂夫子
曰用之則行聖賢之自任與其所自信亦可知矣

